桯史/卷1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桯史

◀上一卷

卷十一

下一卷▶

李白竹枝詞

紹聖二年四月甲申，山谷以史事謫黔南。道間，作竹枝詞二篇，題歌羅驛，曰：「撐崖拄谷蝮蛇愁，入箐攀天猿掉頭。鬼門關外莫言遠，五十三驛是皇州。」「浮雲一百八盤縈，落日四十九渡明。鬼門關外莫言遠，四海一家皆弟兄。」又自書其後，曰：「古樂府有『巴東三峽巫峽長，猿鳴三聲淚霑裳』，但以抑怨之音和爲數疊，惜其聲今不傳。余自荊州上峽入黔中，備嘗山川險阻，因作二疊，傳與巴娘，令以竹枝歌之，前一疊可和云『鬼門關外莫言遠，五十三驛是皇州』。後一疊可和云『鬼門關外莫言遠，四海一家皆弟兄。』或各用四句，入陽關小秦王，亦可歌也。」是夜宿於驛，夢李白相見於山間，曰：「予往謫夜郎，於此聞杜鵑，作竹枝詞三疊，世傳之不子細，憶集中無有，三誦而使之傳焉。其辭曰：『一聲望帝花片飛，萬里明妃雪打圍。馬上胡兒那解聽，琵琶應道不如歸。』『竹竿坡面蛇倒退，摩圍山腰胡孫愁。杜鵑無血可續淚，何日金鷄赦九州』。『命輕人鮓甕頭船，日瘦鬼門關外天。北人墮淚南人笑，青壁無梯聞杜鵑。」』今豫章集所刊，蓋自謂夢中語也，音響節奏似矣，而不能掩其眞，亦寓言之流歟！

蟻蝶圖

黨禍既起，山谷居黔。有以屏圖遺之者，繪雙蝶翾舞，冒於蛛絲而隊，蟻憧憧其間，題六言於上曰：「胡蝶雙飛得意，偶然畢命網羅。羣蟻爭收墜翼，策勳歸去南柯。」崇寧間，又遷於宜，圖偶爲人攜入京，鬻於相國寺肆。蔡客得之，以示元長，元長大怒，將指爲怨望，重其貶，會以訃奏僅免。其在黔，嘗摘香山句爲十詩，卒章曰：「病人多夢醫，囚人多夢赦。如何春來夢，合眼在鄉社。」一時網羅之味，蓋可想見。然余觀其前篇，又有「冥懷齊遠近，委順隨南北。歸去誠可憐，天涯住亦得」之句，浩然之氣又有百折而不衰者，存蟻計左矣。

周益公降官

周益公相兩朝。慶元間，以退傅居於吉，隱然有東山之望，當路忌之。時善類引去者紛紛，一皆指爲僞學。婺有呂祖泰者，東萊之別派也，勇義敢言，憤時事之日非，奮然投匭上書，力詆用事者，且乞以益公爲相。皁囊下三省，朝論雜然起，或以爲益公實頤指之，遂露章奏劾。且謂淳熙之季，王魯公爲首臺，益公嘗擠而奪之位，以身爲僞學標準，羽翼其徒，使邪説橫流，以害天下。屏居田野，不自循省，而誘致狂生，扣閽自薦，以覬召用，乞加貶削。上不以爲然，言者益急，乃鐫一官爲少保，下祖泰於天府，杖而竄之。益公上表謝。余時在里中，傳得之，今尚憶其全文，曰：「告老七年，宿愆故在；貶官一等，洪造難名。敢期垂盡之年，猶麗怙終之罪。中謝，伏念臣疏庸一介，際遇四朝，逮事高皇，已遍塵於臺省，受知孝廟，復久玷於機衡。不思勉效於同寅，乃敢與聞於異論，既肺肝衆所共見，豈口舌獨能自明。惟光宗興念於元僚，亦屢分於閫寄，肆陛下曲憐其末路，爰俾遂於里居。首將正於狐丘，巢忽危於燕幕，狂生妄發，姓名輒及於樵蘇；公議大喧，論罰蓋輸於薪粲。僅削司徒之秩，猶存平土之官，茲蓋恭遇皇帝陛下，崇德尚寬，馭民敬故。國皆曰殺，雖微可恕之情，耄不加刑，姑用惟輕之典，遂令衰朽，亦與生全。臣有愧積中，無階報上，省愆田里，視桑蔭之幾何；託命乾坤，比櫟材而知免。」初當路入浸潤[1]，欲文致以罪，而難其重名，意或有辨論，乃寘於貶。及奏至，引咎紓徐，言正文婉，灑然消釋。既而東朝奉寶冊，詔復其秩，時北門者當制，廷綸有曰：「駭匹夫狂悖之上聞，乃片言詿誤之並及，既有疑於三至，姑薄褫於一階。朕方建皇極而融會於黨偏，尊重闈而濡浹於慶施，申念三朝之遺老，僅同下國之靈光，寧屈彝章，以全晚節。屬外親之詣闕，在更生初豈預知，貶宮保以居間，矧彦博已嘗得謝，猶不謂非罪也。」嘉定更化，詔湔祖泰過名，授以文資，而晦菴朱文公而下，皆褒贈賜謚，於是其言始伸。方祖泰之得罪，有宗姓者尹京，據案作色，蒞制挺焉。祖泰大呼庭下曰：「公爲天族，同國休戚，某乃爲何人家計安危，而獲斯辱也。」尹亦慚，趣訖其罪，使去，行都人至今能誦其詳，猶有爲咤惜者。

番禺海獠

番禺有海獠雜居，其最豪者蒲姓，號白番人，本占城之貴人也。既浮海而遇風濤，憚於復反，乃請於其主，願留中國，以通往來之貨。主許焉，舶事寔賴給其家。歲益久，定居城中，屋室稍侈靡踰禁。使者方務招徠，以阜國計，且以其非吾國人，不之問，故其宏麗奇偉，益張而大，富盛甲一時。紹熙壬子，先君帥廣，余年甫十歲，嘗遊焉。今尚識其故處，層棲傑觀，晃蕩綿亙，不能悉舉矣。然稍異而可紀者，亦不一，因録之以示傳奇。獠性尚鬼而好潔，平居終日，相與膜拜祈福。有堂焉，以祀名，如中國之佛，而實無像設，稱謂聱牙，亦莫能曉，竟不知何神也。堂中有碑，髙袤數丈，上皆刻異書如篆籀，是爲像主，拜者皆嚮之。旦輒會食，不置匕箸，用金銀爲巨槽，合鮭炙、粱米爲一，灑以薔露，散以氷腦。坐者皆置右手於褥下不用，曰此爲觸手，惟以溷而已，羣以左手攫取，飽而滌之，復入於堂以謝。居無溲匽。有樓髙百餘尺，下瞰通流，謁者登之。以中金爲版，施機蔽其下，奏廁鏗然有聲，樓上鵰鏤金碧，莫可名狀。有池亭，池方廣凡數丈，亦以中金通甃，制爲甲葉而鱗次，全類今州郡公宴燎箱之爲而大之，凡用鈃鋋數萬。中堂有四柱，皆沈水香，髙貫於棟，曲房便榭不論也。嘗有數柱，欲扭於朝，舶司以其非常有，恐後莫致，不之許，亦臥廡下。後有窣堵波，髙入雲表，式度不比它塔，環以甓，爲大址，絫而增之，外圜而加灰飾，望之如銀筆。下有一門，拾級以上，由其中而圜轉焉如旋螺，外不復見其梯磴。每數十級啓一竇，歲四五月，舶將來，羣獠入于塔，出于竇，啁哳號嘷，以祈南風，亦輒有驗。絶頂有金鷄甚鉅，以代相輪，今亡其一足。聞諸廣人，始前一政雷朝宗潦時，爲盜所取，跡捕無有。會市有窶人鬻精金，執而訊之，良是，問其所以致，曰：「獠家素嚴，人莫闖其藩。予棲梁上，三宿而至塔，裹麨糧，隱於顛，晝伏夜緣，以剛鐵爲錯，斷而懷之，重不可多致，故止得其一足。」又問其所以下，曰：「予之登也，挾二雨蓋，去其柄。既得之，伺天大風，鼓以爲翼，乃在平地，無傷也。」盜雖得，而其足卒不能補，以至今。他日，郡以歲事勞宴之，迎導甚設，家人帷觀，余亦在，見其揮金如糞土，輿皁無遺，珠璣香貝，狼籍坐上，以示侈。帷人曰：「此其常也。」後三日，以合薦酒饌燒羊以謝大僚，曰：「如例。」龍麝撲鼻，奇味不知名，皆可食，迥無同槽故態。羊亦珍，皮色如黃金，酒醇而甘，幾與崖蜜無辨。獨好作河魚疾，以腦多而性寒故也。余後北歸，見藤守王君興翁諸郎，言其富已不如曩日，池醫皆廢，云泉亦有舶獠，曰「尸羅圍」，貲乙於蒲，近家亦蕩析。意積賄聚散，自有時也。

王荊公

王荊公相熙寧，神祖虛心以聽，荊公自以爲遭遇不世出之主，展盡底蘊，欲成致君之業，顧謂君不堯舜，世不三代，不止也。然非常之云[2]，諸老力爭，紛紜之議，殆偏天下，久之不能堪。又幸其事之集，始盡廢老成，務汲引新進，大更弊法，而時事斬然一新。至於元豐，上已漸悔，罷政居鍾山，不復再召者十年。其後元祐羣賢迭起，不推原遺弓之本意，急於民瘼，無復周防，激成黨錮之禍，可爲太息。余嘗侍樓宣獻及此，宣獻誦荊公是時嘗因天雪有絶句曰：「勢合便疑埋地盡，功成直欲放春回。農夫不解豐年意，秪欲青天萬里開。」其志蓋有在。余應曰：「不然，舊聞京師隆冬，嘗有官檢凍死秀才、腰間繫片紙，啓視之，乃喜雪詩四十韻，使來年果奉，已無救溝中之瘠矣。況小人合勢，如章曾蔡呂輩，未知竟許放春否？」宣獻忻然是其説[3]。及今觀之，發冢之議，同文之獄，以若人而居位，豈不如所臆度，荊公初心，於是孤矣。

尊堯集表

目録一書，本熙寧間荊公奏對之辭，私所録記。紹聖以後，稍尊其説，以竄定元祐史諜。蔡元度卞又其婿，方烜赫用事，書始益章。建中靖國初，曾文肅布主紹述，垂意實録，大以據依。陳了翁瓘爲右司員外郎，以書抵文肅，謂薄神考而厚安石，尊私史而厭宗廟[4]，不可。文肅大怒，罷爲外郡，尋謫合浦[5]，了翁始著合浦尊堯集，爲十論，亶辨其所紀載，猶未敢以荊公爲非。及北歸，又著四明尊堯集，爲八門，曰聖訓、曰論道、曰獻替、曰理財、曰邊機、曰論兵、曰處已、曰寓言，始條分而件析之，無婉辭矣。政和元年，徽祖聞有此章，下政典局宣取，時了翁坐其子正彙獄，徙通州[6]，移文索之，了翁遂以表進，乞於御前開拆。初，崇寧既建辟廱，詔以荊公封舒王，配享宣聖廟，肇創坐像，了翁憤之，並於奏牘寓意。其略曰：「代言之筆，盡目其徒爲儒宗，首善之宮，肇塑其形爲坐像，禮官無禮而行諂，吏書獻佞而請觀。光乎仲尼，乃王雩聖父之贊；比諸孔子，實卞等輕君之情。彼衰周之僻王，棄眞儒之將聖，當時不得配太廟之饗，後世所以廣上丁之祠。今比安石爲欽王之臣，則方神考爲何代之主，又況一人幸學，列辟班隨，至尊拜伏於罏前，故臣驕倨而坐視，百官氣鬱，多士心寒，自有華夏以來，無此悖倒之禮。神考之再相安石，始終不過乎九年，安石之屏跡金陵，棄置不召者十載，八字威加於鄧綰，萬機獨運於元豐，豈可於善述之時，忽崇此不遜之像。」又曰：「又況臨川之所學，不以春秋爲可行，謂天子有北面之儀，謂君臣有叠賓之禮，禮儀如彼，名分若何，此乃衰世侮君之非，豈是先王訪道之法。贛川舊學，記刊於四紀之前，辟水新廱，像成於一婿之手。唱如聲召，應若響隨。」其自敘則曰：「愚公老矣，益堅平險之心，精衛眇然，未捨塡波之願。歿而後已，志不可渝。望雖隔於戴盆，夢不忘於馳闕，丹誠

上格，天語遙詢。要觀尊主之恭，緩議奸時之罪，淵冰在念，梟磔寧逃。」書奏，有旨，陳瓘自撰尊堯集，語言無緒，並係詆誣；不行毀棄，送與張商英，意要行用。特勒停，送台州羈管。今本州當職官，常切覺察，不得放出州城，月具存在，申尚書省。於是廟堂意叵測，識者爲了翁危之。了翁不顧，至天台剡謝之辭，猶曰：「知詆誣之不可，志在尊堯；豈行用之敢私，心惟助舜。語言無緒，議論至迂，獨歸美於先猷，遂大違於國是。不行毀棄，有誤咨詢，虛消十載之光陰，靡恤一門之溝壑。果煩揆路，特建刑章，若非蒙庇於九重，安得延齡於再造。」其凜凜不屈蓋如此。余後因讀夷堅支乙，見其記優人嘗因對御，戲設孔子正坐，顏孟與安石侍側，孔子命之坐，安石揖孟子居上，孟辭曰：「天下達尊，爵居其一，軻僅蒙公爵，相公貴爲眞王，何必謙光如此。」遂揖顏子，顏曰：「回也陋巷匹夫，平生無分毫事業，公爲名世眞儒，位貌有間，辭之過矣。」安石遂處其上，夫子不能安席，亦避位，安石皇懼，拱手云不敢。往復未決，子路在外，憤憤不能堪，徑趨從祀堂，挽公冶長臂而出。公冶爲窘迫之狀，謝曰：「長何罪！」乃責數之曰：「汝全不救護丈人，看取別人家女婿。」其意以議卞也。時方議欲升安石於孟子之右，爲此而止，是知當時公議，雖小夫下俚，猶不愜，不特了翁也。其後朝論，變頗疑於禮文，遇車駕幸學，輒以屏障其面。是時荊公位實居孟子上，與顏子爲對，未嘗爲止，夷堅誤矣。國初舊制，兗鄒二公東西嚮，今郡縣學，二公所以並列於左者，蓋靖康撤荊公像之時，徒撤而不復正耳，其位尚可考也。然徽祖聖孝根心，每以裕陵篤眷之故，不忍以荊公爲非。翠華北狩，居五國城，一日燕坐，聞外有貨日録者，亟輟衣易之，曹功顯勳親紀其事，羹牆之念，本無一日忘。了翁之辨雖明，其迄不見省者，亦政宣大臣無以正救爲將順者歟！

三忠堂記

廬陵號多士，儒先名臣，今古輩出，里人圖所以尊顯風厲以垂無窮者。嘉泰四年八月，始爲堂，縣庠以祀三忠。時周益公在里居，春秋七十有九矣，是歲多不懌，稍謝碑版之請，不肯爲。一日，韋布款其門者百數，閽辭焉，弗可，乃強爲通。益公方臥，奮然起曰：「是當作。」卽爲屬稿，文不加點而成，邑人愜望。四方聞其復秉筆，求者沓至，益公實病矣。其冬十月朔，遂薨，蓋絶筆焉。後四年，余得録本於李次夔大章，其文曰：「文章，天下之公器，萬世不可得而私也；節義，天下之大閑，萬世不可得而踰也。吉爲江西上郡，自皇朝逮今[7]，二百餘年，兼是二者，得三公焉。曰歐陽公修，以六經粹然之文，崇雅黜浮，儒術復明，遂以忠言直道，輔佐三朝，士大夫翕然尊之，天子從而謚曰文忠，莫不以爲然。南渡搶攘，右相杜充擁衆臣虜，金陵守陳邦光就降，惟通判楊邦乂戟手罵賊，視死如歸，國勢凜凜，士大夫復翕然尊之，天子從而褒贈之，賜謚曰忠

襄，則又莫不以爲然。時宰議禮，衆論詢詢，惟一編修官胡銓毅然上書，乞斬相、參、虜使，三綱五常賴以不墜，士大夫復翕然尊之，厥後天子從而褒贈，賜以忠簡之謚，則又莫不以爲然。是之謂三忠。雖然此邦非無宰相，如劉沆沖之在朝，嘗力薦文忠，留置翰苑，又引富文忠公弼共政，今姓名著在勳臣之令，而謚則未聞，子瑾孫僩，俱爲待制，迄不能請，矧被遇之從臣乎？夫然後知節以一惠，天子猶不敢專，亦必士大夫翕然尊之，乃可得耳。廬陵宰趙汝廈卽縣庠立三忠祠，歲時率諸生祀焉。巍巍堂堂，衮服有章，揭日月而行，學者固仰其煒煌。若夫百世之下，聞清風而興起，得無慕休烈揚顯光者耶！汝廈用意遠矣。」其後樓宣獻銘益公墓，稱其精確簡嚴，士謂紀實。益公謚文忠。余謂它日有尙賢者在位，隮配其間，尙可謂四忠也。

臨江四謝

臨江謝氏世以儒鳴。元豐八年，有名懋者，及其弟岐，其子舉廉、世充，同登進士第，連標之盛，侈於一時，時人謂之臨江四謝。舉廉字民師，東坡嘗以書與之論文，今載集中。艮齋諤，紹熙間位中執法，以厚德著，蓋其族孫也。

校勘記

↑ 初當路入浸潤：嘉靖本、四庫本「入」並作「日」。

↑ 然非常之云：底本「云」原作「元」，今據嘉靖本、四庫本、學津本校改。

↑ 宣獻忻然是其説：底本「忻」原作「聽」，今據集成本、學津本校改。

↑ 尊私史而厭宗廟：底本「厭」原作「壓」，畢秋帆續資治通鑑·卷八十七作「尊私史而厭宗廟」，宋史·陳瓘傳與之同，今據改。

↑ 尋責合浦：嘉靖本、四庫本、學津本「責」並作「謫」。

↑ 徙通州：底本原作「徙通川郡」。按宋史·陳瓘傳：「瓘亦安置通州。」畢秋帆續資治通鑑·卷九十：「瓘亦有通州安置之命。」四庫本作「通州」，與史載合，今據改。

↑ 自皇朝逮今：鐵琴銅劍樓藏元刊本載陳文東批點：「朝，當作『祐』」，疑是。